『中國學』第85輯 (2023.12.31.)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3.85.85.9
pp.171-196. ISSN : 1229-9618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朝鮮親戚稱呼用語淺析

黃慧* · 李春永**

【目 錄】

1. 緒論
2.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漢字詞類別
3.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詞條分析
   1) 漢源漢字詞
   2) 音譯朝鮮語漢字詞
   3) 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4. 小結與未來研究方向

【摘要】

由朝鮮學者李義鳳(1732—1801)編著的『古今釋林』是成書於朝鮮王朝正祖十四年(1789)的一本非常全面系統地收錄了19世紀以前朝鮮時期關於記錄漢字詞彙的多種語言辭典。本文分析了其中『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所收錄的朝鮮时期的漢字詞詞條，其中有與其漢字字面意義完全想同的詞，如“阿父”，“別室”等；或僅借用漢字字音來標註的朝鮮語詞彙，如“阿父”，“別室”等；又或僅借用了漢字的字形字義，重新組合表達朝鮮本土人文的詞彙，如“兩主”，“冷背拜”等。本文考證了借用漢字字音來標注朝鮮語的音譯漢字詞，並與音韻分析相結合，揭示了當時利用漢字表音的過度階段，漢字與朝鮮語共存現象。而借用漢字字形字義重新組合而衍生出的朝鮮本土化漢字詞，也豐富了目前對於朝鮮時期自創的漢字詞的認知。通過對比和分析中韓兩國漢字字義以及詞義上的相似性和

* 黃慧，第一作者，嶺南大学中国言語文化系博士研究生（haynie17@naver.com）。
** 李春永，通讯作者，嶺南大学中国言語文化系教授（leechy@ynu.ac.kr）。

差異性，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分析了漢字在朝鮮時期應用的多樣性，以及對於現代漢語和現代韓語的影響。

【關鍵詞】『古今釋林』；朝鮮時期；漢字詞；釋親；漢字形音義。

1. 緒論

由朝鮮學者李義鳳(1732—1801)編著的『古今釋林』成書於朝鮮王朝正祖十四年(1789)。該書共有40卷。全書除去小題、目次、引書目錄等，整體內容由內篇和外篇組成，依據詞條的內容，內篇又分為「別國方言」，「曆代方言」，「洛閩語錄」，「道家語錄」，「釋氏語錄」，「傳奇語錄」；而外篇分爲「華漢譯語」，「東韓譯語」，「三學譯語」，「四夷譯語」，「元明吏學」，「羅麗吏讀」共12個門類。各門類下又以詞目字數分“一字類”“二字類”“三字類”等，每字類下分釋“天”“地”“火”“山”“水”“親”“女”“形”“聲”“名”“色”“言”“詁”“知”“學”“動”“年”“心”“氣”“品”“事”“物”“國”“官”“務”“科”“文”“武”“禮”“禪”“樂”“神”“法”“刑”“服”“織”“食”“宮”“器”“工”“量”“寶”“市”“稅”“戲”“疾”“術”“數”“儲”“農”“戶”“穀”“草”“木”“菜”“果”“鳥”“獸”“佃”“魚”“蟲”等小類[1]。本論文研究的正是『古今釋林·東韓譯語』，「東韓譯語」主要記錄新羅以後的“國語”以及『雞林類事』[2]中所收集的漢字詞詞條。此處的國語，是指當時朝鮮通用的語言，但借用漢字記錄和解釋其意義。因此筆者認為，這對於分析當時朝鮮通用的漢字詞之形音義及其來源的考證都具有非常可貴的參考價值。

2.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漢字詞類別

目前學界普遍認爲，朝鮮語漢字詞從來源上可分爲漢源詞、日源詞和朝鮮語固有詞，其中日源詞多於19世紀後半期開始大量彙入朝鮮語。[3]『古今釋林』成書與1750-1789，以本書作者小題自序爲證“予於庚午（1750）冬年十八、始閱『朱子語類』及『四書小註』、苦

1) 馮璐、王平，「『古今釋林』朝鮮語漢字詞辨源」，『辭書研究』，第6期，2020，p.97。
2) 孫穆，『雞林類事』是一部有關朝鮮風土，朝制，語言的著作。其中用漢字字音記錄當時朝鮮半島居民語言的詞彙三百餘個。
3) 馮璐、王平，「『古今釋林』朝鮮語漢字詞辨源」，『辭書研究』，第6期，2020，p.98。

語錄難解……（省略）即己酉夏也，泌淵（他的兒子）年又十八己酉（1789）季夏上浣，懶隱李義鳳題.” 因此筆者認為，『古今釋林』中所記錄的漢字詞多為漢源詞以及朝鮮語中固有詞的漢音標註。

學者李得春依據漢源詞的產生方式，將其分為固有詞化的漢源詞，音譯漢源詞和韓國漢字讀音的漢源詞。[4]此處的固有化是指：“在韓國人語言生活中長期使用、並已融入語言體系的借用漢語詞，而這部分詞因爲長期使用，其語音結構發生變化，與漢語讀音和現代韓語讀音毫無關聯，因而被當作朝鮮語固有漢字詞。”[5]

筆者由此界定方法得到啟發，將『古今釋林·東韓譯語』中記錄的漢字詞詞條歸類為三種，一完全借用漢字的漢源詞，即形音義完全不變，此類詞彙在漢語文獻中均有記載，且意義基本相同，本文稱爲漢源漢字詞；二僅借由漢字的字音來標註的朝鮮語詞彙，即音譯朝鮮語漢字詞，此類詞彙在漢語中不會出現，且僅用於當時的朝鮮，發音與現代韓國語的差異較大，但與當時的古漢語發音近似。三是借用漢字字形字義而組合形成的朝鮮本土漢字詞，此類漢字詞用法與同時期的漢語詞彙雖有相通但是具有了明顯朝鮮本土化人文風土之情，故本文稱爲朝鮮本土化漢字詞。下面將『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的詞條進行簡析，以漢字字義出發，對比和分析在『古今釋林·東韓譯語』中出現的漢字詞詞條與古漢語表達的異同。

3.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詞條分析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中記錄的釋親詞條，且標注爲“本朝”即成書所在的朝鮮時期的詞條經筆者總結共有18條，按照本書的詞目字數分類具體分爲，從一字類無，從二字類14條，從三字類2條，從四字類無，從五字類2條。其中完全借用了漢字形音義的詞條有“阿父”，“阿孃（孃）”，“別室”，“阿內”，“眷黨”。這一類下文稱爲漢源漢字詞。

第二類為僅僅借用了漢字字音來標記的朝鮮語詞彙，“阿兒”，“南人”，“阿実”“未巨”，“查頓”。這類詞條僅僅借用了當時漢字的字音，蓋因當時的諺文（한글）與漢字並存使用的過渡時期的產物。本文將其稱爲音譯朝鮮語漢字詞。

最後一類爲借用了漢字的字形字義重新組合或衍生的詞彙。此類詞條在漢語中雖有跡可循，但其意義進行了本土化，產生了屬於朝鮮本地的引申意義，如“古佛”，“新父”

4) 李得春，「試析韓國語漢源漢字詞和韓國獨有漢字詞」，『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卷1期，2005，p.22。
5) 李得春，「朝鮮語漢字詞和漢源詞」，『民族語文』，第5期，2007，p.12。

“兩主”，“家父”，“百年客”，“冷背拜”，“兒語越耳聽”，“負兒三面覓”。在本文中將稱爲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1) 漢源漢字詞

(1) 詞條：“阿父”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阿父：本朝『芝峯』曰今俗謂父曰阿父。疾痛則呼阿爺。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中記錄的第一個詞條即為“阿父”根據原文以及文中所提到的『芝峯類說』[6]皆可得知，此詞條意義為父親，此處提到的芝峯為『芝峯類說』原文是：“今俗謂父曰阿父。謂母曰阿嬰[mí]。疾痛則呼阿爺。驚恐則呼阿母。此即屈原所謂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之義也。阿嬰字出李長吉傳及崔致遠眞鑑碑序。蓋本唐語也。”[7]

而『芝峯類說』中提到屈原所說的“疾痛慘怛”，其實並不是屈原所說的，其原文出自『史記·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8]意思是說人處於困境就會追念本源，所以到了極其勞苦疲倦的時候，沒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憂傷的時候，沒有不叫父母的。

那麼縱觀中國悠長的歷史中，表示自己父親意義的詞有哪些呢？本文僅參考在古文獻中記載過的代表自己父親意義的詞，且古文獻多集中於先秦兩漢時期，兩宋時期，以及最接近『古今釋林』編著時期的明末清初。

根據我國第一本辭書『爾雅』中“父為考，母為妣。”[9]以及『禮記』“生曰父，死曰考。”[10]那麼很容易知道，最初稱呼自己的父親爲“父”。在諸多先秦兩漢的文獻中亦可找到明顯表示自己父親意義的“父”字。如下：

>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詩經』[11]
>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集注』[12]

---

6) 李睟光，『芝峯類說』這是韓國最早的百科全書。1614年（光海君6年）完成，1633年（仁祖11年）他的兒子李聖求和李敏求與『芝峯集』一起在宜寧以20卷10冊的木版印刷出版了此書。
7)『한국고전종합DB』（https://db.itkc.or.kr/）：李睟光，『芝峯類說·卷十六·語言部·俗諺』。
8) 司馬遷，『史記·列傳·屈原賈生列傳』，『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9) 郭璞，『爾雅注疏』，『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10) 戴聖，『禮記』又名『小戴禮記』，『禮記·曲禮下』。『欽定四庫全書』本。
11) 朱熹，『詩經·朱熹集傳』，『欽定四庫全書』本。
12) 朱熹，『四書集注章句·論語集注·學而』，『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史記』[13]

古漢語中圍繞著“父”字的意義，出現了諸多用語來稱呼自己的父親。下面本文將簡單羅列其中以“阿”为前缀的词条，有“阿耶，阿翁，阿父，阿爹。”

· 阿耶（阿爺）

清代著名小學家錢大昕『恒言錄·稱父曰爺』條云：“古人只用耶字”，因此阿耶通阿爺，則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樂府詩集·木蘭詩』中的“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阿爺無長男”，“卷卷有爺名”中的“爺”字，本當作‘耶’字，但後人將其改爲了爺字。“阿爺”的說法在如下文獻中亦可找到。

“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詩三百三首」[14]

“嘉興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仆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仆歎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五雜組』[15]

· 阿翁

翁，其本意為鳥頸毛。『說文解字』云：“翁，頸毛也。從羽公聲。”[16]。而後，翁通“公”，如『廣雅疏證·釋親』：“翁公葵蒼釜馨父也。”[17]；又如『漢書·陳勝項籍傳』[18]：“‘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因此後人稱呼父親的時候也就派生出了阿翁的說法。而最為國人熟悉的莫過於陸遊所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處的用法便是最為貼近翁通父的意義。

· 阿父

阿父的說法，在宋明清的古詩詞中體現得最多，並且可以看出代表稱呼自己父親的意義。如下：

“與兒阿父昔同遊，高才終不事王侯。”「贈彭神童」[19]

---

13) 司馬遷，『史記·本紀·五帝本紀』，『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14) 寒山，『禦定全唐詩·「詩三百三首」』，『欽定四庫全書』本。
15) 謝肇淛，『五雜組·事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16) 許慎，『說文解字·羽部』，『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17) 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親』，『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18) 荀悅，『漢書·陳勝項籍傳』，『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19)『中華古詩文古書集網』（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徐衡，「贈彭神童」。

“阿父清名聖主聞，佳兒氣岸複超群。”「贈杜明之入京」[20]
“時時垂訓言，言言稱阿父。”「王華薑哀詞」[21]

· 阿爹

阿爹在宋代最爲流行，且出現與詩詞類文獻中頗多。如：

“阿爹死了有錢使，醉酒狂歌日日嬉。”「頌古十首·孝滿曹山脫布衣」[22]
“晨興再拜啟阿爹，從古昭昭是天理 ”「已卯老人生旦」[23]
“阿爹領賓送，諸母持酒別。”「送長兒盤赴金陵典斛·悲莫悲生離」[24]

而阿爹中的“爹”字，用疊字形式“爹爹”時，多見於口語中，且多出現在明清小說以及元曲類文獻之中，如：

“這的是人間天上。燒的是禦賜名香。蓋的是那敕修的這廟堂。我則見不斷頭客旅經商。還口願百二十行。聽的道是兒願爹爹壽命長。又見那校椅上頂戴著親娘。”『元曲選』[25]
“婆婆道：“你爹娘怎麼不來？”玄奘道：
‘我爹爹被強盜打死了，我娘被強盜霸占為妻。’”『西遊記』[26]

由以上列舉可見，在“父”即自己父親這個意義上，歷史上漢語的表達方式非常豐富多樣，而『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中記錄的詞條“阿父”，在字形字義上均與出現在中國古文獻中的“阿父”相同。因此本文將此詞條歸類為完全借用漢字字形字義的漢字詞，即漢源漢字詞。

(2) 詞條：“阿 [illegible]”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阿 [illegible]：本朝芝峯曰俗謂母曰阿 [illegible]，驚恐則呼阿母，此即古人所謂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之義也。阿 [illegible] 字出李長吉傳及崔致遠眞鑑碑序。蓋唐語也。呼母曰阿 [illegible] 今訛爲

20) 林弼，「贈杜明之入京」，可查出處同上。
21) 陳恭尹，「王華薑哀詞」，可查出處同上。
22) 釋雲岫，「頌古十首·孝滿曹山脫布衣」，可查出處同上。
23) 陳文蔚，「已卯老人生旦」，可查出處同上。
24) 吳泳，「送長兒盤赴金陵典斛·悲莫悲生離」，可查出處同上。
25) 臧懋循，『元曲選·看錢奴·第三折逍遙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6) 吳承恩，『西遊記「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讎報本」』，商务出版社，2017。

어미.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原文如上，此詞條很顯然是代表母親的意義，然而 嬰 字在後期的朝鮮本土文獻中以“嬰”字出現，且大量存在和使用，意義上都記載爲稱呼母親的意義，如下：

> “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爲阿嬰之子。嬰音彌。楚人呼母曰阿嬰。江南人稱母曰阿嫗。”『孤雲集（고운집）』[27]
>
> “阿嬰老且病，賀不願去。”『四佳集(사가집)』[28]
>
> 玉指尖頭擧示之。銅錢兩箇貫靑絲。買糖買餠隨兒願。更勿啼呼惱阿嬰。通寶寧容暫去身。回嗔作喜輒如神。嫡親母子猶須此。何況悠悠路上人。『數數集(탄만집)』[29]
>
> 公顧問阿嬰今日安否。又曰我死傷母心。不孝至矣。『有懷堂集(유회당집)』[30]
>
> 孤兒欒欒。阿嬰擗只。孀閨晝燭。崩城哭只。『退軒集(퇴헌집)』[31]

以上爲朝鮮時期所存文獻中對於阿嬰的使用情況，那麼在漢語中，“嬰”[32]字也在『康熙詞典』中有明確的記錄其意義：“齊人呼母曰嬰，李賀稱母曰阿嬰。”如今現代漢語中雖並未沿用阿嬰的說法，但是在台灣的客家話中，仍然稱呼自己的母親爲“阿姆”。[33]

在古漢語中稱呼自己的母親的說法亦有很多，但其中以“阿”爲前綴的有“阿母”和“阿娘”，“阿母”稱呼出現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而“阿娘”的稱呼則常見於宋朝的文獻中，摘錄如下：

> “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世說新語』[34]

---

27)『한국고전종합DB』：崔志遠（최지원），『『孤雲集（고운집）·孤雲先生文集卷之二·碑·眞監和尙碑銘並序』

28)『한국고전종합DB』：徐居正(서거정)，『四佳集(사가집)·第46卷·詩類·陽城君李公挽詞』

29)『한국고전종합DB』：李用休，『數數集(탄만집)·詩·題美人戲嬰圖』

30)『한국고전종합DB』：權以鎭(권이진)，『有懷堂集(유회당집)·卷之十·處士宋公兄弟暨其子生員子眞行錄』

31)『한국고전종합DB：趙榮順(조영순)，『退軒集(퇴헌집)·卷之七·祭文 祭從弟參奉』

32)漢語大詞典編撰處，『康熙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醜集下】【女】嬰·康熙筆畫：20·部外筆畫：17

33)『台灣客家話常用詞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姆，釋義1.在客語中表示對母親的稱呼。例：阿姆。2.對女性長輩的尊稱。例：叔姆。”

34)劉義慶、沈海波 譯注，『世說新語·識鑒』，中華書局，2016。

女即是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為阿娘承奉不闕。『太平廣記』[35]

此外，另有“阿家”的稱呼，是指丈夫的母親。可考文獻如下：

“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宋書』[36]

“王（西平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因話錄』[37]

新婦聞之方割股，阿家喫了得疾平。『敦煌變文集新書』[38]

唐宋婦人，每稱其姑曰阿家，以曹大家例之，似阿家亦應讀姑。『春在堂隨筆』[39]

由此可見“阿孃”稱呼自己母親的用法與當時的漢語字義相同，如今“阿孃”一詞仍可見與韓語詞典中以“아미”[40]出現，而漢語中僅存在於方言之中。漢語中稱呼母親的說法漸漸轉向了“母親”“娘親”等雙音節詞彙上，而朝鮮語中由於表音文字的特點則一直沿用其讀音，並由“어미”演變爲了現代韓語的“어머니”。

(3) 詞條：“別室”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別室：本朝俗稱妾曰別室，又曰別房，又稱家直。

根據原文的說明，朝鮮時期俗稱妾爲別室，或者別房，而“家直”這個稱呼最爲特別，因此筆者考證家直所對應的韓文爲가직，解釋爲：“정식 혼인을 하지 않고 다른 남자와 사는 과부나 이혼녀.”[41] 可見“家直”一詞應該是借用當時漢字的發音來記錄的音譯朝鮮語。而別室，別房大概是因爲這樣沒有正式婚姻嫁娶而來的女子是安排在別室來住，由此長久以後將本應指代房屋結構的“別室”一詞漸漸用來指代住在別室的女人了。朝鮮古代文獻中可考“別室”如下：

---

35) 李昉，『太平廣記·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謝氏』，中華書局，2020。
36)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二十九·劉湛，範曄』，『欽定四庫全書』本。
37) 趙璘，『因話錄·第三卷商部下』，『欽定四庫全書』本。
38) 原著作者不詳，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卷八·孝子傳』，文津出版社，1994。
39) 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0)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https://opendict.korean.go.kr/dictionary）：“아미(阿孃）: 자기를 낳아 준 여자를 이르거나 부르는 말.”
41)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가직(家直）비슷한 말: 가지기 ”

“秋七月，門下侍中致仕李淩幹，卒，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淩幹及白文擧，淩幹，置姬別室，莫敢犯”『高麗史節要(고려사절요)』[42]

“貴人仕族昏嫁。略用聘幣。至民庶。唯以酒米。通好而已。又富家。娶妻至三四人。小不相合。輒離去。產子居別室。”『高麗圖經(고려도경)』[43]

“孝一等，與矣上典別室，有族分，故嚴敎和親，不願則殺之云云矣，夫殺獄是何等事，而渠旣以殺人告官，至於檢屍之境，又以上典之命，飾辭請和，其指揮法府，操縱之權...五所，或在於未到梁家之前，亦未知出於某人下手也。” 『承政院日記（승정원일기）·仁祖（인조）』[44]

“又謂承政院曰:‘予之欲由水路行者，意其間小有浦可縱橫而去，今聞水路(驗)〔險〕惡，不可行也。三別室及侍女隨駕者，不過二十人。此則欲由水路而行，何如? ’都承旨李思哲等對曰: ‘不可以水路行也。’” 『承政院日記（승정원일기）·世宗（세종）』[45]

由此可知，別室在當時原本爲置物所用的房間，而漸漸代指爲非婚姻的女子，特別是“產子居別室”，生了孩子以後就住在“別室”的女子。既然非婚姻，則爲妾。所以東韓譯語·釋親中的原文說俗稱妾爲別室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麼同樣在漢語中，我們會稱呼妾爲“側室”“偏房”則是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側室”原本是指燕寢旁邊的房室。出自『禮記·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46]『禮記正義·十四內則』“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47]另可考文獻如下：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前漢書』[48]

“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儒林外史』[49]

“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為側室，寵嬖無比。”『金瓶梅』[50]

“陸展染鬢發，欲以媚側室。”『嘲府僚詩』[51]

---

42)『한국고전종합DB：金宗瑞(김종서)等，『高麗史節要·恭愍王(1357，丁酉6年)』
43)『한국고전종합DB：徐兢(서긍)，『고려도경(高麗圖經)·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二十二·雜俗』
44)『한국고전종합DB：『承政院日記·仁祖·10年壬申3月3日』
45)『한국고전종합DB：『承政院日記·世宗31年丁巳12月11日』
46)戴聖，『禮記·內則』，『欽定四庫全書』本。
47)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四內則』，『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48)班固，『漢書』又名『前漢書』，『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49)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國公府雪夜留賓來賓樓燈花驚夢」』，花山文藝出版社，2015。
50)『中國哲學書電子化』（https://ctext.org/）：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51)何長瑜，與謝靈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爲靈運四友之一。『嘲府僚詩』“陸展染鬢發，欲以

“（李子昭）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南村輟耕录』[52]

漢語中使用“別室”一詞也有記載，但相對於“側室”的使用較少，可考文獻如下：

“彭城太妃尒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後也。神武納為別室。”『北史』[53]

“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新五代史』[54]

綜上所考，“別室”一詞與漢語中“側室”一詞都代指了男子非正式婚姻而在一起的女子，可見女子地位在當時是遵從門當戶對的，正妻地位最高也是因爲對等著明媒正娶，三書六聘之禮。古代妾的地位與正妻的差別，往往讓人更直觀地感受到了階級的差距和男尊女卑的社會特征，女子若沒有對等的家族勢力庇佑，不過是安置於小房間裏供養之人，也可以是隨意贈送於人的禮物。當時的朝鮮半島受到漢字文化圈中的父權思想的影響，將此文化內化並使用“側室”這一詞條即是佐證。

（4）詞條：“阿內”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阿內：本朝俗稱妻曰阿內，今訛為안히。

根據詞條可知，“阿內”是當時稱呼妻子的詞，那麼今訛爲“안히”，據考證此안히對應爲古代韓語“안히”，按照現代韓語的寫法應該爲"안해"[55]，"안해"從16世紀中就有記載。“히”在近代韓國語的後期，元音“·”變成了“ㅏ”，隨著發音變化而消失，在18、19世紀的文獻中出現了“안해”和“안히”一起使用的例子。近代韓國語的後期，在“안해”中“ㄴ”與"ㅎ"在元音之間，因此輔音“ㅎ”脫落，從而出現了現代韓國語中“아내”的形態。

在古代漢語中，我們最為熟悉稱呼自己的妻子的詞彙是“內人”，“內子”，可見這

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複出。”

52)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陰府辯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3)李延壽，『北史·卷一四·後妃傳下·齊彭城太妃尒朱氏傳』，『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54)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傳·明宗和武憲皇後曹氏傳』，『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55)국립국어원『표준어대사전』：“아내，曆史信息：現代韓語中的‘아내’的古稱‘안해’從16世紀的文獻中開始出現。在近代韓語晚期，由於元音‘·’變成‘ㅏ’，聲音的區別消失，18世紀和19世紀的文獻中也出現了將‘안해’和‘안히’一同標記的例子。在近代韓語晚期，‘안해’中的輔音‘ㅎ’在‘ㄴ’和元音之間消失，形成了現代韓語中的‘아내’形式。

與本詞條十分接近。同樣可查“內人”在古漢語一開始是泛指妻妾，“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声。”[56] 另考文獻如下：

“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长者薄，於婦人厚也。”『孔叢子·記義』[57]

相對於“內人”來說，還有“內子”一詞，在古漢語中更為常見。一開始是稱呼卿大夫的嫡妻，如：“（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58]“司馬子期欲以妾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59]再後來演變爲妻子的統稱，“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60]

可見『古今釋林·東韓譯語』中“阿內”稱呼妻子的俗語與古漢語中稱呼妻子的“內人，內子”相差無異，因此本文將其歸類於“漢源漢字詞”。

（5）詞條：“眷黨”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眷黨：本朝俗稱同異姓踈族曰眷黨

原文詞條中，異姓踈族中“踈”通“疏”。根據查詢現代韓語辭典中，“眷黨”一詞對應的韓語爲"권당"[61]，釋義“親屬和外戚的並稱”，現代國語“권당”從16世紀文獻開始就以“권당”出現，一直延續到現在。“권당”來自漢字詞“眷黨”。15世紀以漢字書寫的“眷黨”出現。那麼原文中將“眷黨”解釋爲異姓疏族，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當時的朝鮮時期，不同姓的親戚們，即外戚統稱爲“眷黨”。

在漢語辭典釋義中，由“眷”字出發，我們將女性眷屬稱爲“女眷”[62];妻子兒女等稱呼爲“家眷”;家眷和親戚又統稱爲眷族，眷口[63]或眷屬[64]。可考文獻如下：

---

56)戴聖，『禮記·檀弓下』，『欽定四庫全書』本。
57)孔鮒，『孔叢子·記義』，『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58)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僖公二十四年』，『欽定四庫全書』本。
59)韋昭，『國語·楚語上』，『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60)晏嬰，『晏子春秋·杂下六』，『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61)국립국어원『표준어대사전』：“‘권당’是指‘親戚和外戚總稱’，現代韓語中的‘권당’從16世紀文獻中開始出現，一直延續至今。‘권당’這個詞源自漢字‘권당(眷黨)’。在15世紀，它以漢字‘眷黨’的形式出現。”
62)中國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4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p.262。
63)中國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7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p.1205。
64)中國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7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p.1208。

“是夜因爲德容小姐佳期將近，先替他簪了髻，設宴在後花園中，會集衙中親丁女眷，與德容小姐添妝把盞。”『初刻拍案驚奇』[65]

“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紅樓夢』[66]

“伏覬過去尊靈，見存家眷，皆憑護念，免怖沉淪。”『十會齋文』[67]

“我第一待教兵卒吃頓飯食，第二知崔相夫人家眷在此，來取鶯鶯。與我，大兵便退。”『西廂記諸宮調』[68]

“卻只怕那水裡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西遊記』[69]

其中“眷屬”一詞，亦有專指“夫妻”的意思，如文獻：

“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70]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71]

現代漢語中，廣爲人知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即是出自『西廂記』中的“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意義是彼此有感情的戀人終於結爲夫妻。

綜上可見，朝鮮時期“眷黨”一詞，借用了漢字“眷”的字形字義字音，與漢語的“家眷，眷族，眷口，眷屬”意義相差無幾，因此筆者將其歸類於漢源漢字詞。

2) 音譯朝鮮語漢字詞

(1) 詞條：“阿兒”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阿兒：本朝俗呼弟，曰阿兒。

從原文可知，在當時的朝鮮，俗稱弟弟爲“阿兒”。在漢字中“兒”字本意是指幼兒的意思。“兒：孺子也。從兒，象小兒頭囟未合”[72]古時男稱兒，女稱嬰[73]。但是後來

65) 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五』，尚友堂刻本，1627。
66) 曹雪芹，『紅樓夢·第一三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67) 司空圖，『十會齋文』，董誥，『全唐文』，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
68) 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二』，世界出版社，1999。
69) 吳承恩，『西遊記·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70) 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中華書局出版社，2016。
71) 作者不詳，『京本通俗小說·卷十·碾玉觀音』，『煙畫東堂小品』本，1915。
72) 許慎，『說文解字·兒部』，『四部叢刊初編』本。
73) 陳其榮，『石埭徐氏觀自得齋·倉頡篇』，哈佛燕京圖書館，1892。

孩童都稱爲兒，或者小兒。最熟悉的莫過於兩小兒辯日的典故[74] 在中國出現“兒”字的其他文獻如下：

> “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說苑·雜言』[75]
>
> “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說苑·軼聞』[76]
>
> “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史記』[77]

從上述文獻可知，在中國古代文獻裡，“兒”的意義一個是泛指孩童，小孩；另一個則是與現在“兒子”的用法一致，表示自己的兒子。那麼在朝鮮語中代表弟弟意義的“阿兒”是如何出現的呢？

筆者從意義出發，查詢了韓國的『標准國語大辭典』[78]，其中對應弟弟的稱呼的詞彙“아우”的發音最為接近“阿兒”，且在意義上也是表示弟弟的：

> “아우1：같은 부모에게서 태어난 사이거나 일가친척 가운데 항렬이 같은 남자들 사이에서 손아랫사람을 이르는 말. 주로 남동생을 이를 때 쓴다. ”

而아우又見於朝鮮的古文獻『警民編(경민편)』中，書寫爲“아ᄋᆞ”如下：

> 漢字原文： 兄弟臥 姊妹隱 與我奴 同出於父母爲也 同氣而異體羅 骨肉至親。
>
> 朝鮮譯文：형과 아ᄋᆞ과 ᄆᆞᆯ누의 과 아ᄋᆞ누의 ᄂᆞᆫ 날과로 부모의게 ᄒᆞᆫ가지로 나 긔우ᄂᆞᆫ ᄒᆞᆫ가지로ᄃᆡ 모ᄆᆞᆫ 다ᄅᆞᆫ디라 골육의 지그기 친호미 형데 ᄀᆞᄐᆞ니。[79]

由此可見朝鮮宗總時期即稱呼同胞弟弟為“아ᄋᆞ”，推測後人用漢字的字音來標註當時的朝鮮語，所以寫成了漢字詞條“阿兒”。『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中記錄的“阿兒”詞條，在字義上與漢字意義完全不同。但是字音上藉助了漢字“阿”和“兒”的發音來記錄本意稱呼弟弟的“아ᄋᆞ”[80]，“아ᄋᆞ”在19世紀的古朝鮮文獻中有標記爲“아

---

74) 張湛注，『列子』又名『沖虛至德真經』，『列子·湯問』，『四部叢刊初編』本。
75) 劉向，『說苑·卷十七·雜言』，『四部叢刊初編』本。
76) 劉向，『說苑·卷五·軼聞』，『四部叢刊初編』本。
77) 司馬遷，『史記·世家』，『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78)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아우:“在同一父母下出生，或者是同一家庭的親戚中，用於指稱在排行中較年輕的男性的說法。通常用於稱呼弟弟。”
79) 金正國(김정국)著、鄭豪薰(정호훈) 譯，『警民編(경민편)·兄弟형제』，아카넷，2012。

ᄋᆞ，아오，아우，아으”[81]。根據王力『漢語語音史』元代兒的發音是支部擬音中，爲“ᅵ”音，最爲接近“으”的發音可知，此時朝鮮借用了漢字“兒”的音來標記了當時的“아으”，意義爲弟弟。

(2) 詞條：“南人”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南人：本朝俗稱夫曰南人，本北語也，又稱南之人，又或稱書房。

如上一個詞條中阿兒一樣，此處的意思是說朝鮮時期俗語稱呼“夫”爲南人，這裡的“夫”在漢字上應該有兩種方向去理解，一可能是成年男子的意義，二可能是女子稱呼丈夫的意義。但是詞條上解釋了“又或稱書房”，在現代韓語中仍然使用會使用書房（서방）一詞來稱呼丈夫，因此可以判斷這裡的“南人”代表丈夫的意義，由此，筆者找到了朝鮮古文獻中或許是記錄了“南之人”的源頭的記錄。

> 漢字原文： 一旦厓 主翁伊 失勢則舍之而事他人矣里尼 復奚顧哉里五
> 朝鮮原文：ᄒᆞᆫᄋᆞᆯ 남진니 그르 주 도외면 ᄇᆞ리고 다ᄅᆞ닐 셤기ᄂᆞ니 므스 일를 도라보료『正俗諺解·合室家』[82]

這是一本譯著，因此原文下的注釋寫到“남진니：남진[男便]+이(주격 조사). 남편이. ‘남진니’는 중철 표기이다.”由此可見“남진니”爲朝鮮時期“남진[男便]”加上表示主格的助詞“이”之後，漸漸演變爲了中綴詞“남진니”，此韓文的發音與漢字“南之人”非常相似，並且詞條解釋俗稱“夫”爲南人，又稱南之人。因此，筆者推測當時朝鮮學者藉助了漢字“南之人”的字音來記錄了當時表示丈夫意義的“남진니”。

(3) 詞條：“阿宾”

---

80)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아우，語源 ：“아으，아ᄋᆞ，아ᅀᆞ。”

81)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아우，历史信息：18世纪 ：(아ᄋᆞ)，19世纪 ：(아ᄋᆞ，아오，아우，아으)。”

82)『正俗諺解(정속언해)』是於1518年（中宗13年）出版的一本書，內有『正俗篇』的正文，附有朝鮮文的翻譯。內容包括孝父母、悌兄弟、合室家、訓子孫等18項。與『小學言解』、『三綱行實』、『五倫行實』、『二倫行實』一起，是一系列的倫理教育讀物，也在國語學上具有重要地位。而『正俗篇』是元代逸庵王所著，於14世紀中期在中國松江府由王至和撰寫序文並出版。這本書旨在糾正風俗習慣，內容涵蓋了孝父母、友兄弟、和室家、訓子孫、睦宗族、厚親誼、恤隣裏、慎交友、待幹仆、謹喪祭、重墳墓、遠淫祀、務本業、收田租、崇儉樸、懲忿怒、賑飢荒、積陰德等18條目。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阿实：本朝童子俗稱阿实。

本詞條意義上可知稱呼“童子”爲“阿实”[83]，從“童子”意義出發。在現代韓語中一般稱小孩子爲아이，而據考證，“아이”在韓國古時的寫法有“아히，아희，아히”[84]

『廣韻』實字歸於質韻神質切，據王力『漢語語音史』神母字元代發音爲“ɕ”，韻母質部開三元代的音爲“i”，從而可知當時“實”字的發音爲“ɕi”，其發音近於朝鮮时期的“히”發音。因此筆者推測當時朝鮮時期“히”的發音受到了中國“實”字發音“ɕi”的影響。

（4）詞條：“未巨”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未巨：本朝俗謂切沖者曰未巨。

據筆者考，本詞條中切爲“幼”字異體形，因此其意義爲“幼沖者”，“幼沖”[85]的意義是指年齡幼小，可考文獻如下：

>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尚書』[86]
>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涑水記聞』[87]
> “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三國志』[88]

“幼沖”一詞亦在『朝鮮王族實錄』中可考文獻如下：

> “吏曹判書南在啓曰: “國家創業未久，如(水)〔氷〕 之始合而未固，非幼沖之主莅

83)『한국고전종합DB』:「이체자정보」，“实”爲韓國漢字中“實”的異體字。
84)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 “아이，曆史信息:아히(15世紀~19世紀)，아희(16世紀~19世紀)，아히(19世紀)，아이(20世紀~現今)”
85)中國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4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p.430
86)孔安國、陸德明音義，『尚書·周書·大誥』，『四部叢刊初編』本。
87)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欽定四庫全書』本。
88)陳壽，『三國志·魏志·袁紹傳』，『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位之秋也。” 河崙啓曰: “今國家甫定，而有二前王，殿下又傳位，則是有三前王。”” 『太宗實錄·太宗六年』[89]

那麼在朝鮮時期，“幼沖者”被俗稱爲“未巨”的根據從何而來呢。從“未”和“巨”的發音出發，筆者考證到現代韓語中仍保留著形容詞“미거하다”，而其漢字對應爲“未擧”，此詞條釋義爲“不懂事和不明事理”。[90]

如今韓語漢字“擧”同“거”，但是在當時借用的漢字是“巨”。可查“巨”與“擧”在『集韻』中都歸於語韻，巨爲臼許切，擧爲苟許切，“臼”和“苟”同屬於“見母”。可見“巨”與“擧”爲同音字假借關系。

當時借用“巨”來替代“거”的發音，而現代韓國語中則借用了“擧”來替代“거”的發音，出現미거하다的形容詞形式。可見當時的朝鮮僅僅是借用了漢字字音“未巨”來表示“幼沖者”的意義，“未巨”一詞最後發展爲了純粹的韓國語미거하다。因此詞條“未巨”歸爲音譯朝鮮語漢字詞。

從意義上來看，“巨”在『中文大辭典』中可查釋義：“大也。與钜通。”[91]，且記錄的詞彙中也多帶有“大”的意義，那麼“未巨”也就可以理解爲不夠大的含義；而“擧”在『中文大辭典』中可查釋義：“推選，選擧，簡擇也。”[92]，“未擧”則可以理解爲，還未達到可以推選，選擧，簡擇的程度，所以在意義上也可以看到相通點。

（5）詞條：“查頓”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查頓：本朝婿與婦之父母相呼謂查頓。

查頓一詞仍可考於現代韓國語中，韓文爲“사돈”，釋義爲“丈夫父母和妻子父母之間的代詞，或兩個婚姻家庭中同輩的人之間用來指代對方的代詞。”本詞條中解釋爲婿與婦的父母之間相互稱呼，可見此詞條的意義從朝鮮時期一直保留至今。查頓一詞在漢語中沒有對應的詞條，可見僅僅借用了當時“查”與“頓”的漢字字音來表示朝鮮語“사돈”。“사돈”一詞在朝鮮古文獻可考很多，摘要如下：

“正言李首慶曰：‘彼人利其土地而來居，不爲犯邊，而至於殄殲，則非徒此人等，

89)『한국고전종합DB:『太宗實錄·太宗6年8月18日甲辰』。
90)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 “미거-하다(未擧하다) : 철이 없고 사리에 어둡다.”
91)林尹、高明，『中文大辭典』，第三卷，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82年10月9版，p.4498.
92)林尹、高明，『中文大辭典』，第四卷，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82年10月9版，p.6015.

彼深處野人，或其查頓，或其族類，厥類頗(煩)〔繁〕，不無後日之患。若不得驅逐，而勢至相戰，則必須盡殲，然後乃已。’”『中宗實錄·中宗37年』[93]

“李爾瞻查頓李昌後。承旨曹倬之弟曹佶。端甫家所昵卞獻若幹人。外間指點。以端甫爲私於許樸卞。摘出陰私之狀。不勝紛紛。至以爲子婿弟侄查頓之榜。”『大東野乘』[94]

3) 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1) 詞條：“古佛”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古佛：本朝『芝峯』曰俗謂長老為古佛，稱人父親亦曰古佛，乃尊親之辭而未知所由。按佛語瞿曇謂之古佛，釋迦謂之文佛，蓋本於此。僿說曰今諺謂父曰古佛，高麗遺俗也。麗時佞佛，父母忌日招僧誦經，謂之僧齋。仍稱父曰古佛尊之之辭。

根據詞條本義，『芝峯類說』稱呼長者爲古佛，稱呼自己的父親也可以爲古佛。按照佛教說法而來。根據『僿說』的記載，在高麗時期，由於當時的人民推崇佛教，在父母忌日之時會找僧人誦經，這時候稱呼自己的父親爲古佛表示尊重。那麼由此可知“古佛”稱呼自己的父親，是高麗推崇佛教而遺留下的俗語。屬於本土化的用法。

而“古佛”在中國的用法基本上都出自各類佛經之中，且大多指代佛祖。列舉文獻如下：

“今我成佛號釋迦文。本宿命時作良醫師。主治人病得醫功夫寶物衣具。見往古佛。與吾同號亦字能仁如來。知之至尊因持衣物貢上其佛。”『賢劫經』[95]

一炷香，到東方，迎請古佛。二炷香，到西天，接引世尊。三炷香，三天界，迎接玉主。四炷香，到冥府，拜請閻君。『中國靖江寶卷』[96]

中國古文獻中也稱呼得道的僧人爲“古佛”，是尊重的意義。但並未見於稱呼自己的父親。列舉文獻如下：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

93)『한국고전종합DB』：『中宗實錄·中宗37年1月24日乙巳』。
94)尹國馨（윤국형），『大東野乘(대동야승)·甲辰漫錄（갑진만록)』，민족문화추진회(한국고전번역원)，1982。
95)『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賢劫經·卷8』。
96)尤紅主編，『中國靖江寶卷·科儀卷』，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五燈嚴統』[97]

“六祖大師稽首曹溪真古佛。八十生爲善知識。示現不識世文書。信口成章徹法窟。葉落歸根數百秋。堅固之身鎮韶石。”『圓悟佛果禪師語錄』[98]

由此，“古佛”雖然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可考，但意義限於佛教稱呼，或得道高僧。而『東韓譯語·釋親』中的詞條，明顯“古佛”歸類於對自己父親的尊稱，因此筆者認爲這是詞條通過佛教傳入了朝鮮半島，並進行了更加本土化的應用。應屬於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2）詞條：“新父”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新父：本朝俗稱舅曰서아비，謂遠本生父母，出嫁於人，新呼舅姑為父母也，今訛為시아비，시어미舅家亦謂之시집，當呼為새집。

在本詞條中所謂的“舅”在古時的中文中就是稱呼“丈夫的父親”，而“舅姑”爲“公婆”的意義。可見文獻如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99]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鹹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100]

這與本詞條的解釋不謀而合，“本生父母，出嫁於人，新呼舅姑爲父母也。”，可見“舅姑”在當時與古漢語所記載的“舅姑”意義用法一致，但舅姑一詞傳入朝鮮半島後，稱呼丈夫父親的“舅”被俗稱서아비替代，因爲女子出嫁以後稱呼公婆爲“父母”，那麼“公公”自然是“新”父，而“婆婆”自然爲“시어미”。而由此衍生，舅家（婆家）謂之시집，發音爲새집。那麼在現代韓語中也可以考證到，시집在16世紀的文獻中出現，而在18世紀的文獻中開始使用시집。[101]

---

97)『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通容集』，『五燈嚴統·卷十五』
98)『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新脩大正藏經』Vol.47，No.1997。
99)戴聖，『小戴禮記·檀弓下』，『仿宋相台五經』本。
100)戴聖，『小戴禮記·內則』，『仿宋相台五經』本。

而“新父”，在古漢語中並未有稱呼“丈夫父親”的意義。由此可知，新父是朝鮮將漢字意義重新組合，並根據字義而表達了“新的父親”即古漢語中“舅”意義，稱呼“公公”。因此筆者將此詞條歸類爲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3）詞條：“兩主”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兩主：本朝俚語夫婦稱兩主。

此詞條的注釋上可見，“兩主”這個詞表示俗稱夫婦的意義。筆者從朝鮮語表音的角度出發，夫婦的意義為輔助，查到了兩主的記錄。在『標准國語大辭典』中注釋為“바깥주인과 안주인이라는 뜻으로, ‘부부(夫婦)’를 이르는말.”[102]若直接翻譯成中文為“外面的主人和裡面的主人”即為“兩主”意義為夫婦。但是如今這個詞已經不在現代韓語中出現了。但是憑藉這個解釋，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完全藉助漢字的音義，但是結合組成了朝鮮本土使用的漢字詞。因為在中國的古文獻中，“兩主”的意義與夫婦無關，而通常代表的是“不同的主上”即單純指代兩位君主的意義。見文獻如下：

> “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跡，足以爲效，臣故曰勿擊便。”『新序』[103]
>
> “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後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論衡·譴告』[104]
>
> “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惟死而已。”『舊唐書』[105]

同樣爲了更加確定，“兩主”在朝鮮語中的意義，筆者也同樣在朝鮮時期的文獻中尋

---

101)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現代韓語中的‘시집’的古稱‘싀집’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文獻。‘싀집’由“丈夫的”之意義的‘싀-’和‘집’組合而成。類似於‘믭다’變爲‘밉다’的現象，近代韓語時期‘ㅢ’經曆了‘ㅣ’的變化，‘싀-’也經曆了這種變化，變成了‘시-’。現代韓語中的‘시집’意味著“嫁到丈夫家裏或者丈夫的家庭”，在表達‘시집(을)가다’時指“結婚”。16世紀到19世紀的‘싀집，시집’都同時包含了這兩種意義。

102)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양주(兩主)”的意思是“在外的主人和在內的主人”，是指“夫婦”的說法”

103) 劉向，『新序·善謀下』，『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104) 王充，『論衡·卷四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105) 劉昫，『舊唐書·列傳第九·屈突通』，『欽定四庫全書』本。

找到了兩主出現的記錄。在『七大萬法(칠대만법)』[106] 1569年(宣祖)之中“시주기(施主記)”記錄如下：

大功德主 兩主
金甫貞 兩主
金向善 兩主
金彥毫 兩主…

由此可見，“兩主”這樣的俗語，雖未在正統書籍中出現，但是確實在朝鮮時期表示為夫婦的意義。上面是某個寺廟的捐款記錄，可以很容易理解出這裡的“兩主”是指捐款夫婦的意思。而這與漢語中使用“兩主”所表達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的原文詞條中很容易理解“兩”代表兩位，“主”代表主人，這兩位“主人”一個是主外的“바깥주인”，另一個是主內的“안주인”。不正是如同中國的俗語“男主外，女主內”一樣，但將夫婦戲稱爲“兩主”的說法，是非常有趣的朝鮮自創漢字詞。因此筆者將其歸類為朝鮮制的漢字詞，即朝鮮固有漢字詞。

(4) 詞條：“家父”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家父：本朝今俗女稱夫曰집아비，今訛為지아비。夫稱婦曰집어미，今訛為지어미。

根據詞條，當時朝鮮夫婦中，女子稱呼丈夫爲“집아비”，“집”是家，家裏的意義，“아비”[107] 是指已婚已育的女子在長輩面前謙稱自己丈夫的詞，那麼組合起來直譯的話意義是“家裏(孩子)的爸”，可見這是朝鮮當時借用了漢字“家”+“父”，來指代“家裏（孩子）的父親”的意義，創立出屬於朝鮮本地化的漢字詞，“家父”，如果要表達這個意義，很顯然漢語中也有“孩子他爸”的表達，而在這裏“家父”與原本在漢語中使用的“家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可考文獻如下：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說苑』[108]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109]

106)『七大萬法』是一部佛教教理書籍，於1569年（宣祖時期）在慶尚北道豊基的喜方寺出版，爲一卷23章的國漢混用的木刻版本。由於使用了其他文獻中難以找到的稀有或晦澀的用語，這部作品不僅被評價爲國語史料，還被評價爲方言資料。
107) 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아비：在子女面前，妻子貶稱自己丈夫的用語”
108) 劉向，『說苑·貴德』，『四部叢刊初編』本。

很明顯，中國漢語文獻中，“家父”一詞僅僅與表示“父親”的稱呼相關，而不是如同本詞條中稱呼“家中（孩子的）父親”，因此『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詞條中的“家父”是朝鮮本土化代表“孩子他爸”的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中每個類別的詞條由一字類，二字類，三字類. . . . 等递推排列，下面是『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類別下三字類詞條，僅有兩個。

（5）詞條：“百年客”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百年客：本朝俗謂婿曰百年客。

這個詞條是說朝鮮時期稱呼自己的女婿爲“百年客”，“百年”+“客”，從字面上來說“百年”的意義代表時間的話。那麼首先，在現代韓語中可查的四字成語如“백년가기(百年佳期）”，“백년지약(百年之約)”等等，均是代表“希望年輕的夫婦能夠相守一生的美好諾言”[110]。那麼爲什麼相守“百年”的這個人是“客人”，並且用來指代女婿呢？根據筆者進一步考證，現代韓語中仍然有非常類似的四字成語“백년교객(百年驕客）”，意義是指這輩子都難得迎來的客人，專指女婿。[111]由本詞條可以推測出當時“百年”是代指對年輕夫妻相守長久的美好祝願，而“客人”一說是指代要嫁女兒的父母們將女婿看作是這一輩子都難得迎來的貴客一樣珍惜，當然也表達了父母們希望這位“客人”是個真的貴客，是值得女兒托付一生的人，而如今“百年客”在現代韓語中已經不在使用了，但是在當時卻是對女婿的俗稱。屬於朝鮮本土的漢字詞意義躍然紙上。無獨有偶，下面分析的詞條“冷背拜”更是對於迎婿上門的嶽父母們生動的描述。

（6）詞條：“冷背拜”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冷背拜：本朝俗謂迎婿曰 등 스린 절 밧다。謂其全力於衣婿，故不暇自衣也。

---

109)左丘明撰、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110)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백년가기（百年佳期）：是年輕男女結爲夫妻，並堅定決心共度一生的美麗誓言。類似的說法有‘百年佳約’、‘百年言約’和‘百年之約’等。”

111)국립국어원『표준국어대사전』：“백년교객（百年嬌客）:指將這一生都難得的客人歡迎進來，特意指代‘女婿’。”

從字面意義上可以解釋爲，爲了全力去迎接女婿，連自己的衣服都顧不上穿好了，因此在接受女婿跪拜的時候，背後涼颼颼的。“冷背”+“拜”，恰好表現出了當時的場景。可見兩個三字類的詞條雖然是俗語，但是生動有趣地體現了當時朝鮮時期的風土人情，因此這類借用了漢字字義，重新組合出的新的漢字詞，筆者歸類於朝鮮本土化漢字詞。

（7）詞條“兒語越耳聽”，“負兒三面覓”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兒語越耳聽：本朝아희말도 귀 너머 듯다.
負兒三面覓：本朝업은 아희 삼면 찾다.

在『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僅有兩個五字類詞條，僅從漢字字面上就可以理解詞條的俗語意義。如“兒語越耳聽”是說小孩子的話也要通過耳朵去聆聽。而第二句“負兒三面覓”，“負”字是背的意義，那麼這句話也可以從字面上理解出來是指背著孩子，找了三遍孩子，當然在古汉语中“三”通常指“多”的意義，那麼這和中文表達，“背著孩子找孩子”的俗語類似。這兩句俗語顯然也是朝鮮本土熟練地掌握和使用了漢字而組合起來，表達本地俗語的象征。

4. 小結

本論文對於『古今釋林·東韓譯語』中關於親屬稱呼的朝鮮朝詞條逐一進行了淺顯的分析和考證，並且與古漢語以及現代漢語做了對比。由此可知漢字詞在當時的朝鮮時期應該流通著三大類。第一類，與當時流通於中國的漢字詞字形字義字音均相同的漢源漢字詞，如“阿父”，“別室”，“眷黨”等，第二類是僅僅借用了漢字字音來標記的朝鮮語，此類朝鮮語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漸漸背現代韓語的谚文（한글）所替代，退出了曆史舞台，如“查頓”，“阿兒”，“未巨”等，本文稱爲朝鮮語音譯漢字詞；最後一類則是借用的漢字字義字形甚至字音，重新組合而表達的朝鮮語本土俗語詞條，如“家父”，“兩主”，“冷背拜”等，結合了每個字的意義，重新組合出了符合朝鮮風土人情的漢字詞，本文稱爲朝鮮本土化漢字詞。本文研究所用版本爲韓國亞細亞文化社1977年的刊行本。由於此辭書完全由手寫記錄，部分字體辨認起來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由於其豐富的內容，

著者長達近40年的心血而成，該書收錄了漢魏以來的漢語及其他語言（包括蒙語，梵語，滿語，日語）的漢字詞彙，這對於漢字在海外的傳播和發展方向以及國別之間的異同都無疑有著寶貴的研究價值。筆者在未來會更加深入的研究其記錄的漢字詞詞條，希望在未來的研究和考證中，能夠破解其中更多的詞條詞義，理解其中記載的獨特的文化內涵。希望在未來此書能夠成爲研究中韓兩國的語言交流學者們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參考文獻】

〈单行本〉
金正國(김정국)著，鄭豪薰(정호훈) 譯，『警民編(경민편)』，아카넷，2012。
尹國馨(윤국형)，『大東野乘(대동야승)』，민족문화추진회(한국고전번역원)，1982。
班　固，『漢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陳其榮，『倉頡篇』，哈佛燕京圖書館，1892。
陳　壽，『三國志』，『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戴　聖，『禮記』，『欽定四庫全書』本。
董　誥，『全唐文』，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
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世界出版社，1999。
範　曄，『後漢書』，『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房玄齡，『晉書』，『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傅以漸，『易經通注』，『欽定四庫全書』本。
高　濂，『重校玉簪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掃描版，1999。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欽定四庫全書』本。
郭　璞，『爾雅注疏』，『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寒　山，『禦定全唐詩 ·「詩三百三首」』，『欽定四庫全書』本。
漢語大詞典編撰處，『康熙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
許　慎，『說文解字』，『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孔安國、陸德明 譯注，『尚書』，『四部叢刊初編』本。
孔　鮒，『孔叢子』，『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李　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2020。
李延壽，『北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李　漁，『蜃中樓』，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漁全集』，第四卷排印本，1991。
淩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尚友堂刻本，1627。
劉　向，『說苑』，『四部叢刊初編』本。
_____，『新序』，『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劉　昫，『舊唐書』，『欽定四庫全書』本。
劉義慶、沈海波 譯注，『世說新語』，中華書局，2016。
歐陽修，『新五代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沈　約，『宋書』，『欽定四庫全書』本。
司馬光，『涑水記聞』，『欽定四庫全書』本。
司馬遷，『史記』，『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王　充，『論衡』，『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念孫，『廣雅疏證』，『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王實甫，『西廂記』，中華書局出版社，2016。
韋　昭，『國語』，『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吳承恩，『西遊記』，商務出版社，2017。
吳敬梓，『儒林外史』，花山文藝出版社，2015。
謝肇淛，『五雜組』，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荀　悅，『漢書』，『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晏　嬰，『晏子春秋』，『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尤　紅 編著，『中國靖江寶卷』，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俞　樾，『春在堂隨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原著作者不詳，潘重規 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
臧懋循，『元曲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張湛注，『列子』，『四部叢刊初編』本。
趙　璘，『因話錄』，『欽定四庫全書』本。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朱　熹，『詩經集傳』，『欽定四庫全書』本。
_____，『四書集注章句』，『乾隆禦覽四庫全書薈要』本。
左丘明撰、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作者不詳，『京本通俗小說』，『煙畫東堂小品』本，1915。
林　尹、高　明，『中文大辭典』，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82年十月9版。
中國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論文〉
馮　璐、王　平，「『古今釋林』朝鮮語漢字詞辨源」，『辭書研究』，第6期，2020。
李得春，「朝鮮語漢字詞和漢源詞」，『民族語文』，第5期，2007。
_____，「試析韓國語漢源漢字詞和韓國獨有漢字詞」，『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卷1期，2005。

〈其他資料〉
『표준어대사전』：https://opendict.korean.go.kr/dictionary
『한국고전종합DB』：https://db.itkc.or.kr/
『中華古詩文古書集網』：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
『台灣客家話常用詞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https://ctext.org/
『漢語大詞典』：https://www.hanyudacidian.cn/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고금석림, 조선시대, 한자어, 친속용어, 한자형음의
	영문	*Gugjin Seoknim*, Joseon-period, Hanja character, Kinship terms, Hanja literalize

An Analysis of Kinship Designations in The *Joseon* Period which Take Words form *GuiJinShilin*

Huang Hui · LEE Chun-Young

The "古今釋林" (Gugjin Seoknim) compiled by the Korean scholar Yi Yifeng (1732-1801)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ilation of various language dictionaries from the pre-19th century Joseon period that recorded Hanja (Chinese character) vocabulary. This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entries found in "古今釋林·東韓譯語·釋親", which includes words related to Hanja characters. These entries consist of words that have the same literal meaning as their Hanja characters, such as "阿父, 別室", words that borrow Hanja characters' phonetics for annotation, like "阿兒, 南人", and words that borrow Hanja characters' forms and meanings to create vocabulary expressing native Korean culture, like "兩主, 冷背拜".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honetic Hanja character words borrowed for annotation in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combines them with phonetic analysis, revealing the transitional phase of using Hanja for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Hanja and the Korean language during that time. The adaptation of Hanja characters' forms and meanings to create Korean terms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nja vocabulary created during the Joseon perio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meanings and definitions of Hanja characters in both Korean and Chinese, this study offers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iversity of Hanja's usage during the Joseon period and its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Korean.

저 자	제1저자	황회이 / 黃 慧 / Hwang Hye				
	교신저자	이춘영 / 李春永 / Lee Chun-Young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11.10.	심 사 일	2023.12.08.	게재확정일	2023.12.19.